

如臯縣志卷二十四

別錄

邑之有志志其關於邑者重且大也其人可志志之其事可志志之其人與事可以志可以不志者非重且大不志之爲得也而又愛不忍割焉志別錄

宋孝宗淳熙三年桑子河東孝里莊產牡丹一本明年花盛開乃魏紫也有杭州觀察推官過此欲移之掘土尺許見石劍長二尺題曰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後鄉老生辰值花開必造花下引觴爲壽間有刻日欲至花先萎者不吉惟八十翁李嵩三月八日初度歲必一造一百九歲終凡醉花前三十春石劍所題卒驗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別錄

一

嘉定中興化尹詹士龍同如臯尹魏甫修築范公堤興工時獲一方石鐫逢詹再修四大字又刻景祐二年八月仲淹記九字士龍於是決志修之卒底成功

見淮安志

明嘉靖三十三年秋大水豐利場後有羣蝦共擁一巨魚乘潮抵岸蝦鬚戟立若排檣潮退蝦去唯魚獨存長三十餘丈高三十尺人爭取其肉魚聲如牛吼氣所噴薄水悉成窪經三四日乃絕土人取其骨爲橋今尙存相傳每閏年必有一魚名曰閏魚然未有若此之大者

嘉隆間有蔣道人者止丁堰眞武廟每夜中解散數珠以手捫拾或到達旦久之珠自放碧光都如白晝鎮西橋下有怪石俗患之呼爲鬼橋道人焚符仗劍夜詣橋下石裂

爲四其一今存眞武廟前徑三尺許而鬼橋猶仍其名
萬歷二年大風雨江潮漂溺死者甚衆先是海濱黃沙中
有物如驢皮色紅紫尾鬣皆赤隨潮而至著淺水不能行
衆擊之乃海馬也又有狗小而黑其行最疾尤善嚙人剖
其腹得四小狗明年海溢溺死萬人說者疑爲水兆也又
鮮魚莊巨浸中浮一鱸長數丈萍藻蒙翳見者疑爲大木
羣觸之鱸乃翹首天矯而逝水爲涌立

四十二年豐利場劉勤家生子不舉座之牀下以磚覆之
越數歲偶思用磚取之磚突起尺許勤怪之啟視所座兒
長幾二尺頷有白鬚家人驚駭忽旋風起室中人不相睹
遂失所在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別錄

二

四十三年二月異鳥六巢黃氏莊居古槐之杪形小於雉
而文彩過之眉間出二毫長過於尾飛如帶垂囀囀和鳴
聲中律呂羣鳥辟易讓巢而去竟不識爲何鳥也或有自
朝鮮歸者識之海外名鷓與以來巢爲吉云

四十四年九月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刲羊豕禱神
神有蒲神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嚙竹樹芟蘆不
及五穀有朱某者牲醴悉具見蝗勢且逝遂不致禱須臾
蝗復返集朱田田禾七畝盡嚙而去隣塍不損一苗相傳
有怪書投其神曰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十一月龍游河
孕婦產巨蛇蟠踞屋棟一晝夜作人聲呼其母索乳徑投
毋懷母驚而殞蛇亦自斃母旁說者謂此婦先產七女皆

溺死巨蛇之報宜其及也

天啟三年諸生馬某畜一鷓鴣疾欲死命烹之剖其腹一小鴨在胸腹間頭足羽翅皆具以卵化胎亦一異也

崇禎十五年國學胡維寧生一女殊巧慧及笄歸於謝頗諧閨房之樂忽化爲男子生鬚髯返之父家變男子服娶妻妾數人乙酉從戎爲守備與父同駐安民營爲亂民所殺

國朝順治十六年郡國大修戰艦鳩工葺材往來如織臯東馬塘場劉氏銀杏樹大十圍伐送郡城匠石剖之中得觀音像二慈容天然不假雕飾一置廣福寺一送蕪城供奉掘港場城隍廟東有烈燕池相傳順治年間王氏母女在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別錄

三

室見一燕被創仆地女取視折一足一翼以赤絨纏之朝夕哺飼未幾安全縱去越歲來集梁間呢喃顧盼似有所尋覓者母見其赤絨猶繫知爲故燕含涕語曰爾燕來乎吾女已死半月矣燕卽飛翔上下哀鳴踰時投門外池內母出汲見其僵浮水上義而哀之事聞遠近觀者無不訝焉

附錄

縣胥王姓失其名同縣許德溥被戮妻子罪當戍縣官召胥遣送胥歸家悲惋終夜素嗜酒爲之罷飲妻詢其故請以身代胥喜竟以妻代之逾歲里人冒襄以金贖胥妻歸爲夫婦如初吳嘉紀作王解子詩

吳丐者不知其名康熙間乞食於掘港場有母踰七十乞得食不先食必與母共餐美者奉母惡者自啖母病篤對日哀禱刲股肉進病卽愈越數年母歿掬土以葬後不知所終

張允恭者安仁令徐含山之僕也有力善技擊尚氣節含山長江遇盜僕奪盜刃刃盜墮江餘盜散去免於禍奉主母杜歸里舟泊錢塘江適潮至怒濤雷吼舟立僕揮篙迎潮凡三至三迎浪平得無恙含山病革其子常德守甸巖甫七歲呼僕至榻前指甸巖曰此瑩瑩者一線之延爾好扶之及卒族人瞰其資謀斃其孤忌僕未敢驟發先以他事陷僕訟之官官廉其情薄責而釋之羣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別錄

四

謀愈熾時甸巖在塾刻苦讀書僕曰家安則習文家難則習武郎君幼弱族人虎視設有不虞奈何以所長技擊盡授甸巖閱二載曰可矣請招族中強橫者會飲較力越日族中二十一人集於堂三爵後僕進曰久知諸郎君欲甘心於少主人今能與角技否族恃其衆皆離席齊趨甸巖甸巖指揮縱橫衆皆辟易奔走後雖獨行闖闖若輩皆斂手避矣兩世危而能安皆僕力也

顧重陽掘港顧益三家僕乾隆丙子大疫益三舉家盡死遺孤令儀生方十七日重陽竭力撫養三十年忠敬不衰

章殿有夏堡人事孀母貧無以養日乞食於人以潔者進

母卒奠亦如之邑令譚大經賜額克供子職歿後鄉人表其墓焉

沈方南義婢孫月梅事主勤敬主母病腫起左手遍體膚醫藥罔效婢先具藥鑰於神前至暮託以禮神祈佑口嚙左臂肉未能離旋取剪斷之投藥中烹以進次日腫頓消嘉慶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事也義哉

舊志序錄

嘉靖十五年如臯縣志六卷教諭陳源清修

陳源清敘邑曷以志昉古列國之史也昔明王之治天下也虞幅員之內廣谷大川異制故民生其間者異俗非各紀之史媿惡曷徵焉秦漢以來罷侯置吏則郡邑之有志其固史之遺耶洪維我英宗睿皇帝稽古宏治集成大明一統志雖四方風土民物可周一覽然諸邑之志弗修則入境而考俗因俗而考政者猶缺是以志治君子恒加之意也如臯舊志蕪畧殆甚頃邑侯劉西莊先生來視篆詢志缺狀迺詣鬻林曰臯亦仕國也數十年以來文獻莫徵予甚惴焉諸君均有責也曷圖纂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六

之僉曰都哉侯乃諏日開局以不佞源清忝司文事特委重焉草創則以屬嚴生怡考摭則以屬鄉薦士馬名紳洎劉生科許生訪沈生經也爰採舊志及維揚海陵二新志而加刪潤繁者剔之佚者增之舛者釐之靡者次之參之訂之乙夜忘疲甫期月而志成侯閱之喜曰昭哉制也典而瑩莊而密核而不浮以稽星野則天度可明以界道里則封疆可正以辨土產則物性可若以列室廬則民居可定以紀著述則人文可宣古今風俗之淳漓賢才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皆可以考齊民知所以力作賢士大夫知所以勵行有司民牧知所以職守於是賴焉數十年以來文獻班班誠昭哉乎制也謀

鍚諸梓以成一邦之盛典源清不敏濫竽是役幸茲藉手以復於侯輒敘其槩識之末簡

侍郎崔桐敘夫志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天者存乎象言地者存乎迹言人者存乎體天地之道不得而誣也惟人或淆以情情奪其真而斯病於志矣是故所貴乎志者崇誼塞囿闡本誄末務簡剔穢風化實關焉若古良史亦難之而奚病於他故曰志也者可以觀也予讀夫志東臯者而重有嘉焉夫志首風俗原噓染也次戶口任民職也次學校次祀典表人紀也次宦績次人物詔勸沮也次詞翰昭文明也七志備而餘可槩矣今夫信度惇習惟邑之良而匪失則夸齒繁賦供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七

惟邑之義而匪失則僞古文彞尊道宗惟邑之準而匪失則岐綜其得失旌別臧否惟邑之鑑而匪失則諛金石有言惟邑之華而匪失則誕斯七志者關風化終志道矣作是者伊何司教陳君源清通山尹劉君謨貢士馬君紳予得其學行矣輯是者伊何劉生科許生訪嚴生怡予得其藏修矣成是者伊何邑侯劉君永準予得其政教矣故曰志也者可以觀也

嘉靖三十九年如臯縣志十卷知縣童蒙古教諭謝紹祖修

童蒙古敘邑之有志也尙矣可以觀可以式可以懲上之而百世之既往可以稽下之而百世之將來可以傳

是誠司治者之昭鑒也余承乏東臯至卽索志而閱之
蓋將察民物風俗之何如而亟爲之取且稽前令孰爲
善治足法孰爲不善治足戒也則見其弗備弗核無可
考信學校東遷久矣而猶曰在治西南墉壑崇深以爲
固矣而猶曰自昔無城初作六門田糧均矣而猶曰民
輸坍租以至倭奴屢犯武功丕赫人文宣著才賢日盛
若此類者多未及載噫往者旣不可追矣間有聞見猶
可及者而失今不圖則遺亡益甚後之人將奚以考見
一邑事蹟之全也哉修志誠今日之急務亦通邑大夫
士之所共欲舉焉者余敢不先其所當急以承衆志也
耶奈頃年以來兵荒相繼民實疲困百度廢弛日惟弗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八

克懋乃猷以忝於厥職是懼蚤夜圖維殫心竭力蓋一
年於茲事稍就緒而今年夏麥頗收民亦稍蘇志事或
可舉也於是謀之學博小滄謝翁幸翁弗拒忻然任乃
事遂選諸庠得錢生相胡生機叢生位朱生裝草創焉
而校正則以屬之李生廷諍冒生承禮擇吉開局採羣
書述覩記詢諸鄉之耆舊弗備者增之弗核者正之條
分類別未兩閱月而告成是知滄翁操筆之功夫固居
多而諸士子之用心亦勤且慎矣斯志也義例明而去
取當論辨確而文采章觀風稽蹟之具從善懲惡之鑒
信不外此莅茲土者而時加覽焉因其法求其心不泥
其迹化而裁之變而通之以達於治則志之有益於臯

民也曷其有窮乃若飾虛炫外好大喜功漫不加之意而於民罔或裨焉則亦何貴於志哉余又深爲此懼也庸書是以識歲月因以自警云

萬歷二十八年如臯縣志十四卷知縣張星修

四十六年如臯縣志十卷教諭呂克孝修

禮部尙書孫慎行敘邑之有志用以稽吏治察民俗紀往詔來以寓勸懲云古周官志統於史氏義嚴而權重秦興罷侯置吏郡邑碁布迺始各自爲志卽不領於史氏亦一邑之史也第史美惡並列而志主於紀美體裁畧異然惟美者有紀而不紀者可知已臯爲維揚輔邑地瘠民樸規制多未詳民間利弊未盡興革緣縮符者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九

倏忽去遷經理罔究漢制長吏久任責成殆有見也臯之志始自高要李公繼自商城熊公而續成之者則繡水李公閱高要商城兩公敘中論臯邑利弊懇切詳晰俱有志興革而迫於時繡水李公泣臯者匝五期焉實心實政經營地方確稱循卓凡有條列上當道朝請夕下數十年爭持莫決者一朝行如流水不惟竟前兩公未竟之腹畫凡臯之利弊畢爲興革而臯之志於是可紀美矣如壩南江以固風氣塞牙橋以通運道清民竈以均徭役建沙營以戢奸宄廣制額以興文運崇祀典以風忠義凡所記載不能縷數然皆舊制所未備今按籍求之鑿鑿可據用詔後來者曰如某人可師也如某

事可永垂利賴也則所紀美者不足傳乎若其敘山川而無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著風俗而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表人物而無當於忠義名節之夫卽詞采蔚然非余所謂美也又何足載方冊而昭勸懲哉臯之志前後歷三令而成秉筆者肇自學博呂公原纘成者學博蔣光甫也鄭國辭命更裨謀世叔諸賢之手而孔子亟稱其美今呂蔣兩君博洽多聞且端方貞亮不徇一時而貽千秋玷者余固知其所載紀者足爲信史也

知縣熊奮渭敘夫志猶史也國無史無以志國故郡不志不郡邑不志不邑以不備爲不郡不邑也然則載備矣以是足爲盡志與曰是事也是所謂跡出於履而跡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十

非履之說也有進於是者傳其事并事之情不能遁焉有事情因而有好惡因而有勸沮而消長沿革於是乎在意者其在斯乎曰是得其八九而非其竅也竅會何常時視其所急而已如臯在廣陵東偏而土埤居民全憑引淮流以灌溉其間如牙橋之役不舉水且北注而臯邑之上流已絕其可慮者一又如通江河之壩不築水且南注而臯邑之下流莫挽其可慮者二且可耕之土較舄鹵之地十之一其土著之民較貿遷之民十之一其力耕之民較賈販之民亦止十之一謂耕之利遲而鹽之利捷也故利在竈而國課取給亦在竈是內出以爲膏液者也且日用以須皆飛輓以來者也故利在

商而國課取給亦在商是外人以爲灌輸者也所繫匪
曰眇小而茲鹽困竈而權困商也不幾自耗其膏液而
塞灌輸一脈乎故曰有窾會焉然而風俗尤可慮也慮
其俗淳而今且澆也向者俗猶無事而今喜事浸淫而
至於喜訟向者俗猶多儉而今習侈浸至習賭而傾於
一擲又浸至易以居喪忍以溺女而忘哀賊性皆多事
以靡於侈而澆之類也風俗如此則綱紀是者眞未可
坐嘯理而志得無意乎故曰晉之乘楚之檣机魯之春
秋一也蓋未修之先魯之史而旣修之後則孔子之春
秋也有意存焉爾知此則知余之有感於是志矣余莅
事於歲之丁巳而得睹其成於如臯矣復志如臯者誰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十一

青浦公原呂公也

知縣李廷材敘余負罪去臯之明年戊午臯之志事成
士紳李君明戴吳子世顯數輩徵敘於余余固辭不得
旣亦終率木强草草寫其大都按舊志修自世廟之庚
申遠矣故簡殘漏新聞散落予初展不可讀則慨然有
更修想而難如椽之管於時署學有呂公原是嘗首畱
都解額而麗藻雄海內者視所敷教寬而有體稜稜無
所於隨有直概焉因奉以託重公原數難之不可則吮
毫且匝期蓋其慎也公原處臯幾年乎卽故實不可盡
考故老不可勝問而據今所親見封內利病孰與往帙
臯隸維揚固留都三輔地也襟江濱海疑是澤國其民

頗知力本而節用乃樂利曾不及鄰封十二曷故蓋利
民總六府爲政而水土穀尤急臯與泰通連壤而臯中
處焉疆理形勢視泰通獨亢土脈中燥而偏枯故其田
第產粃而少產稻一切食貨器用胥以仰泰通唾餘曩
所挹注不絕而幅邊亦有半菽穰穰者恃此衣帶水耳
邇自海安壩詭開於猾竈尾閭之洩毒遂中於三州邑
而臯實甚禾黍萋苴歲以嗣歲民日顛天而莫一聞縣
南之水曰通江河位當巽法宜來不宜去顧格於稅務
之議直任其逝波不返稼穡之憂亦形家之忌也縣輻
輳南極於江江流嗽嚙田之沒於波臣者視嘉靖間且
倍歲輸均派通縣其以賠漕也而新漲之沙則勢競逐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十一

鹿自詭而逸於蘆政挖心頭肉以甘西鄰舛矣以河道
若彼以沙田若此臯之水土穀謂何也而中更有縻緯
之恤者曰武備之薄以臯之恤爲偷也異時倭夷闖入
戶不能具尺箠賴劉邱諸公之靈殲之此豈一手一足
之力亦貔貅賈壯之爲今掘港卽具戍壘亦一隅鎖鑰
耳而石莊西場豐利三巡司實碁布而成犄角各所部
弓兵僅數十邇又半就裁省有如蠹爾異類復尋故轍
其何以禽獮之而萑苻之旦暮嘯聚又無論矣危機變
局種種棼出顧數厄於地僻勢懸卽大聲疾呼無當是
皆公原所親見例以歲書月書似未容以忌諱置者他
如竈里之畸重民里之獨勞產鹽之鄉不便官鹽行派

非非是是則庶人皮裏自爲春秋第姑記之以聽公議之衷而俟其機之自轉事之自定彼夫區域建置典禮雜志諸節目所爲條流採綴則曾不當公原一映矣獨惟是秩官之姱窳也人物之妍媸也華袞斧鉞勸懲具關嚴之則可信萬世寬之不可欺匹夫明目張膽而知罪懸以聽焉勿或卽於隨余重有望於公原余亦素有以信公原也雖然成書具在四千里隨不隨亦何知則有熊使君之更定在夫熊使君者鞭吾後而調化瑟行將爲邦司直者也

邑人李上林敘昔宣子稱周禮之在魯以典籍之大備而孔子惜夏商之無徵以文獻之不足凡以重載籍備

如皋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十二

稽考也然則郡邑之乘可缺乎哉吾邑舊固有乘而脫落舛蕪敝也甚矣前令李公郡丞張公咸捐俸議修事猶未竟幸洛望熊邑侯公原呂學博星聚一時望隆九鼎擅詞壇而肩史直非所謂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者乎甫下車而慨舊乘之敝恐彌久而敝彌滋也遂毅然秉筆而修輯之刪舊增新黜浮核實凡所以挽回乎風化興革乎利害彰瘳乎善惡如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雖窮陬野叟必備錄而無遺如西築牙橋石南壩龍游河皆通邑要圖乃方行而無忌是皆眈眈大者耳而更僕未易數者又其餘也以故語縣則吏畏民安百廢俱舉語學則龍翔豹變多士挺生聲實具孚遐邇向化一時之

盛蔑以加焉叢爾海陬得此賢父師於一旦所謂垂典則樹謨猷於億萬世者章章也夫歐陽永叔修五代史義例精嚴謂可軼班馬而繼麟經斯乘也不當繼芳躅於歐陽氏哉不肖林老而耄矣無能言矣卽有言無足重輕第聿覩不朽之業於待斃之年分華割榮而快也有不容默默已耳輒不揣固陋而漫書於諸作者之後以紀盛云

邑人李猶龍敘宇內縣鄙星布碁列而縣必有志志固一邑之史也薈粹之可以接棖而最稱著者不可多得非文獻之不足則操觚之匪任耳余鄙陋就耳目所及古若周頌之雩都今若康德涵之武功邢子願之臨邑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十四

董見心之章邱斯其著焉者也而吾揚若陸無從之江都王百穀之泰興吳宏道之寶應庶可覽觀焉則惟其人之稱任也不腆敝邑乃今而始得呂公原先生志夫志難言修志亦難事以體裁則合志宜畧分志宜詳邑爲郡支邑志則專分而職詳者也故實蘄犁然文彩蘄爛然而是非衮鉞蘄秩然與人爲善則善善寧長與民同憂患則利利病病宜析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茲百里而曰一同代有興廢制有沿革生齒有孤終戶口有增耗土有腴瘠歲有饑穰時有禋祥賦有登下俗有淳澗智有精拙德有幽顯官師有臧否政教有汙隆人文有闕暢兵防有要害興革有關鍵則志所不得不詳者

也蓋其難也然非博綜之識則難於上下今古爲兼賅非直方之操則易於愛憎毀譽爲予奪非勤思經濟之學與惻怛之心則易以秦越人肥瘠視民瘼又志所不得不慎其任者也蓋其難之難也如臯屬履正含文之支而僻介江海之隅當明興重熙累洽之際而文獻猶苦於無徵舊有志且蕪而多遺人自安定龍圖堯明而後卓越幾何令長自曾魯公而下宦蹟時有乃世廟庚申來閱六十年於茲闕焉未修縣大夫高要李公至廩廩諮故實而舉曠典得先生而以志託重焉先生醞藉淹雅端操鴻裁廣諏咨而重許可至匹夫匹婦有瑰意琦行則津津言之至蠶桑棉枲之利牙橋之害惓惓三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十五

致意焉表王胡之芳躅迴輓近之頹風陳往者彫剝之狀杜來者豔覬之思則又有深心隱慮脈脈毫褚間不一而足其經濟之勤思惻怛之實念用世有餘此其一班而藻翰之閎麗援據之詳纒則又其剩事也是惟其人足任哉而吾臯之志於茲著千古矣志成先生屬余序以盛舉爲吾臯之厚幸而謬爲述焉是舉也李公當垂橐去而留俸貲一鎰爲倡郡丞沁水張公以視篆至聞之色喜捐贖緩佐之而今大夫商城熊公更毅然以退食之仂鳩工致梨棗而要其成以三大夫之力而成一先生之言所以功吾臯者寧有旣乎是籍之成先生諏咨於鄉士大夫者不少而蒐遺綴草得之吾友張子

成倩者居多爲附書

國朝康熙二十二年如臯縣志十六卷知縣盧縝修

盧縝敘邑之有志其人其事率從同歷千古不易者也然上下今昔所謂人與事亦復遷流變化如樞迴輪轉靡有紀極故在天有不可踰之數在地有不可遏之勢在人有不可挽之情官斯土者雖盡其在人終不能強天地以從我而遂其子惠元元之意此固事有難齊非盡與民淡焉漠焉而作秦越觀也臯之志自明萬歷戊午以後不復修者於茲六十餘年矣時值會典纂修庇料郡邑乘上檄羽下需志若渴則邑之志卽國之史也邑之志不詳則國之史亦不備余用是惴惴焉恐隕越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十六

於下以貽簡冊羞爰乃延訪夙儒許納陞余瓚丁確石巒等諏吉開局進諸子而咨曰爾其執筆從事無或濫卽於荒無或畧卽於陋無或泥往牒而膠乃遺事無或作聰明而陳蹟是務去無或擯幽隱以擯斥其所不知無或偏聽亂貞邪無或私附所與以市恩無或匿宿怨以倒持其毀譽諸子乃唯唯而前曰敢不敬蚤夜以奉命於執事各洗心一志相勉有成其萬歷戊午以前悉因之不敢曲爲穿鑿妄有所加益至戊午以後蒐討核眞凡兩窮晦朔屬稿上於余余擇其要領訂確論次之第此六十餘年中所謂今昔一轍者在天爲星野在地爲疆域爲山川古蹟在人爲建置耳若夫瀕江之區湍

激者桑麻黍稌者澎湃所經不過六十餘年而坍塌屢易如此豈非地勢之不可遏而天與人共付爲無可如何者哉至於公署之屬學校祠祀之類雖其地同其體統同然或踵事而華或因陋而簡少以經營佐昔之不逮亦人事之不得不然者也況乎變侈靡於儉樸易淳厚以儉薄民情日偷江河愈下豈人所能挽乎外此魚鹽耕桑之產官人弊吏之法其耗息增損皆不可執一而論又何能使官斯土者盡如古循良居斯土者盡如古賢達而文章事功可以經緯天地範圍人紀哉此志雖同而志六十年以後之志與志六十年以前之志不可同日語也余爲之會其同以歸於同則圖書猶昔傳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十七

表猶昔也爲之析其異以歸於同則謹其禋祫可以知天心之順逆稽其墳壚詳其土宜可以知地道之消長察其習尚核其品詣著述可以知人事之升降也其流連往復不敢輕置者曰賦役重經國也曰海防備不虞也此又古今之大同而不得不審其或異者也至開局伊始累牘以表章文行爲其祖父請無虛日而立節敦孝誼者又莫不曰小人有母其詞篤其色悄以悲余亦憫其誠不忍概斥而麾之門外然旣亦克符輿論此又慕義向善之一端可以軼於今進於古而將爲一古今大同者是余之所能爲者人所不能爲者矣而率此以志臯意者也志成上之史館俾其人其事採擇有資則

邑之幸也二三子之勞也余何力之有焉

乾隆十五年如臯縣志三十二卷知縣鄭見龍修

鄭見龍敘我

皇上御極之十有五年重熙累洽物阜民殷猶軫念江南賦重

戶繁將欲以

屬御清問訪民間之疾苦審丁口之多寡授治河之方畧與夫

江海山川之形勢用考職方之圖而核外史氏之所掌

於是徵肆覲之儀舉時巡之禮預

頒天詔玉琯南浮行慶施惠普及兆民甚盛典也維時制府檄

郡縣有司釐訂各邑志書以備土訓氏誦訓氏之採擇

而以如臯東控海南濱江北帶淮湖其利害爲尤鉅迺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十八

申厥訓至再至三日詳城池之完缺重守土也曰紀范

堤之廢興重川防也曰別選舉之流品重名器也曰稽

海防之本末重軍政也曰悉沙田之坍漲重國賦也曰

嚴人物之去取重眞品也曰削浮華之詞賦重文學也

見龍承乏此邦祇奉鴻誨迺偕邑之縉紳咨訪父老敦

延耆儒訪羅舊聞準諸史例挈綱舉目正譌補缺部居

州次以協其宜咸恪遵上憲詳明慎重之諭以爲程式

十閱月晨夕罔懈獲底成編凡爲總類十有七爲傳十

有三覈諸前志沿革江海鎮戍備倭軍政增十之九星

野疆域學校田賦增十之八古蹟寺觀馬政經籍增十

之七祥稷食貨增十之六餘胥增十之三四而河渠鹽

法二志則前所未有而創立之以綱領目以目隸事舉
要芟繁體例畧備而圖亦附厥類以各見焉由是以閱
江海邊服要害之勢則凡三場四鎮斥堠屯戍以及牙
橋潘涇范公堤天生港黃沙洋防汛控阨瞭如也按其
軍政則凡岳武穆鄭端簡唐文襄李督軍劉副使邱將
軍之武畧赫如也按其田賦戶口版籍土貢物產之數
則凡大畝小畝之辨土瘠賦下之由以暨沙田聚訟徭
役剝膚練餉困蹙馴至今日之太平樂業胥可握籌而
算也按其建置沿革之始城池堡鎮廩廩坊巷亭傳道
路之詳則夫爲如臯場爲如臯鎮爲如臯村爲如臯縣
爲東陽爲海陵爲海陽爲寧海爲海安爲古鄖以及立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十九

發受淮之委掘港豐利扼海之吭石莊白蒲承江之漕
胥可指掌計之也稽其風俗之淳漓學校之因創經籍
藝文之繁簡則夫宋代之儉樸明初之殷庶以及胡安
定之理學三王之經濟與夫孫山甫何栢齋冒巢民之
儒行文藝許忠愍李尙璽之忠烈迄今猶炳若日星也
凡諸義類準今酌古辨異統同兼採諸子之長斷以鄙
人之意季夏繕呈各憲復蒙指示重加釐正迺付剞劂
欣逢

聖天子翠華南幸問俗觀風用備輜車之採其庶幾乎第臯邑
不乏舊門之守而藏書無多蒐羅未備固陋之譏大雅
不免惟區區慎重詳明之心或可副憲意而備外史氏

之藏是則與此邦之縉紳父老暨載筆之士所共勉者
歟

如臯縣志

卷二十四

舊序

二十

如臯縣志卷二十四終